悦读 驿站

“给大理妈妈的一封信”成果书会在大理州图书馆举行

本报讯（记者 辛向东 柴艳 赵俊）“大理妈妈，请让我为您读信！一纸家书寄山海，声声诵读诉衷情。”11月18日下午，大理读吧公益读书活动第116期——“给大理妈妈的一封信”成果书会在大理州图书馆举办。部分征文作者、州县（市）妇联干部以及读书爱好者齐聚一堂，以书信为媒，品读一封封饱含故土温度的来信，共同礼赞白州七十载芳华。

2026年是大理白族自治州成立70周年。为致敬这片美丽丰饶的土地，由大理州妇联主办、全州12县市妇联协办、又凡读书社承办的“给大理妈妈的一封信”主题征文活动于8月14日启动，共收到近150封来信，稿件覆盖大理州12个县市及州级各行业；远在北京、广州以及临沧等周边地区的“大理女儿”也踊跃投稿。投稿群体中，既有大理本土女作家、文化学者、机关干部、教育医务工作者、洱海保护一线从业者，也有朝气蓬勃的在校学生，还有88岁高龄老人口述由亲属代笔的真挚心声。其中半数以上稿件来自普通“大理女儿”。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投稿人，将个人成长际遇与“大理妈妈”的时代发展紧密相连，字字真情、句句恳切。

一封封书信，既是个体记忆，更是时代缩影。作者落笔于烟火日常：有的回望交通、住房变迁，讲述女性自立自强的成长故事；有的记录乡村振兴带来的山乡巨变，抒发游子魂牵梦萦的浓浓乡愁；有的书写守护洱海碧波的默默耕耘，礼赞文旅融合带来的文化自信，描绘各民族守望相助、和睦共处的温暖图景。这些书信没有宏大的叙事，更多是真切见闻、细腻感悟与发自内心的祝福。一帧帧鲜活的生活片段，描绘出大理70年蓬勃发展的生动画卷。

经评审组审慎遴选，70篇优秀作品结集成册。部分优秀文稿已在大理州妇联官方公众号“大理妇联”推送，其余佳作也将陆续线上刊发。

活动现场，各行各业的作者代表登台诵读了“给大理妈妈的一封信”；关心支持本次活动的各部门嘉宾代表作了热情洋溢的发言；主办方还向到场的作者代表赠送《给大理妈妈的一封信》（交流合集），并为入选作者送上“唯云花茶”。

循霞客足迹 品博南书香

大理州全民阅读系列活动走进永平

□ 通讯员 李毅杰 文／图

初冬的博南，书香与古韵交融。11月17日上午，大理州2026年全民阅读系列活动之“徐霞客笔下的大理”暨“霞客行博南·书香润永平”诵读活动，在曲硐古村的永平县立简易师范学校旧址举行。来自永平县各单位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者齐聚这座拥有近百年历史的土木院落，以声传情、以文会友，在悠悠古韵中循霞客足迹，品博南书香。

活动伊始，“大理州最美阅读推广人”赵惠平深度解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讲解专业细致、条理清晰。紧接着，曲硐村完小学生代表集体诵读《跟随徐霞客畅游博南》经典篇目，在朗朗童声中品味徐霞客笔下的永平山水与古道风情，充分展现博南学子朝气蓬勃、向阳向上的精神风貌。随后，永平艺彩艺术培训学校教师陈文柃带来古筝弹奏《去有风的地方》，指尖拨弦，悠扬古乐与山河诗意相得益彰，为这场书香盛会更添几分雅致。

“徐霞客在永平县停留了5天，住了4个夜晚，留下近万字的记述，他是历史上第一位深度游历永平的中原士人，把永平的山水、百姓、风土人情记录下来，随同游记收录进《四库全书》。”政协永平县委员会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任张海燕动容分享书籍创作历程，从实地踏勘到笔墨深耕，从文脉挖掘到书籍成书，每一段历程都饱含热爱、饱含匠心，让大家对徐霞客与博南文化有了更深刻、更立体的认知。

阅读分享环节中，水泄乡宣传委员李四红首先分享阅读感悟，永平县新华书店工作人员苏悦上台作动情讲述，永平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连丹书则从另一角度走进“徐霞客笔下的大理”，分享所思所悟。三位分享人视角各异、感悟不同，从霞客游记、古道历史、家乡情怀到工作实际，有感情、有感悟，为现场带来了一场丰富的阅读交流。

“385年前，徐霞客用双脚丈量博南古道，用笔墨记录永平山水；今天，我们用诵读的方式，重新走近这位伟大的旅行家、文学家，重新发现我们脚下这片土地的文化分量。”中共永平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汤再丹介绍，举办此次诵读活动，既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落实《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具体举措，也是传承弘扬博南优秀传统文化、厚植书香永平文化底蕴的生动实践。

霞客笔墨绘山河，歌声悠悠诉情怀。活动在永平县文化馆声乐演员马彪演唱的《你来与不来我都在等你》歌声中落下帷幕。

▼ 曲硐村完小学生代表集体诵读《跟随徐霞客畅游博南》经典篇目。（摄于11月17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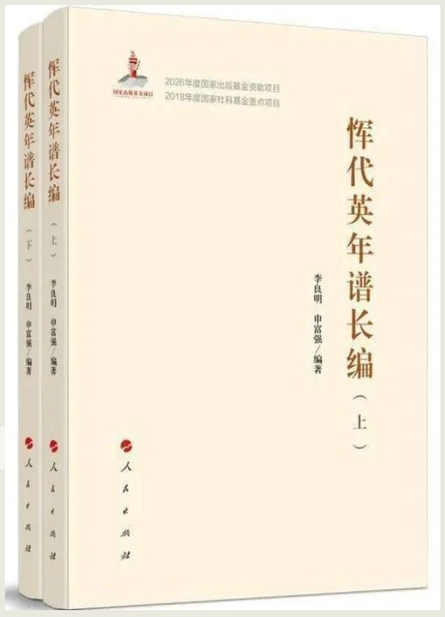




参加“大理州2026年全民阅读‘我与大理70年的故事’主题活动”的学生在绘制“绿书签”。（摄于11月13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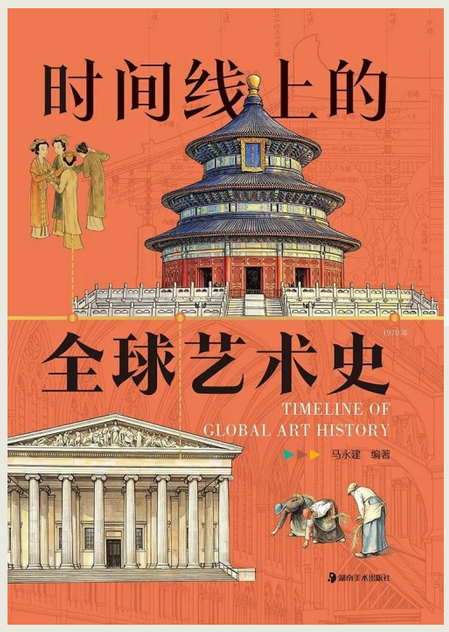
近年来，祥云县扎实推进“护苗”专项行动，多形式多渠道开展“护苗·绿书签”活动，将“护苗”宣传教育与全民阅读推广工作深度融合，引导青少年学生树立“绿色阅读、文明上网”健康理念，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通讯员 王松艳 摄］

新书速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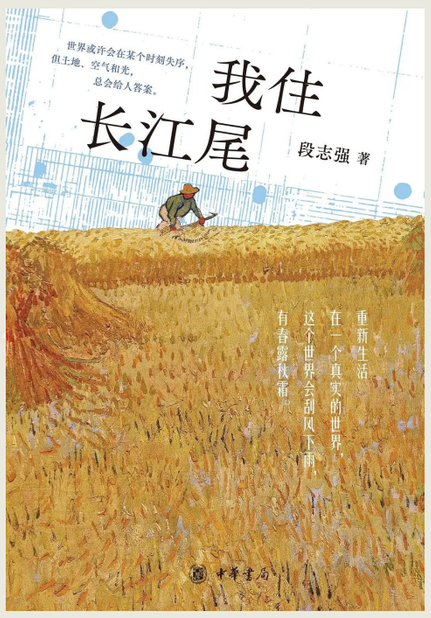
《恽代英年谱长编》（上、下）
李良明 申富强 编著
人民出版社2026年9月第一版

恽代英是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领导人之一。这本100余万字的年谱，以恽代英一生中的重要史事与思想发展为主要内容，以《恽代英全集》和相关一手档案资料为依据，包括恽代英本人丰富的日记档案和相关珍贵历史照片，编著者全面爬梳、细心考证，让读者得以见证百年前恽代英与其同行者为中华民族之觉醒、之奋起所进行的“上下求索”，更好地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波澜壮阔的光辉历程。



《时间线上的全球艺术史》
马永建 编著
湖南美术出版社2026年8月第一版

本书以“画册式年表”的形式展现260万年前至1970年视觉艺术的发展历史。涉及的艺术类别包括绘画、雕塑、建筑、书法、工艺美术、设计等。书中每一页，上部为中国作品，下部为外国（包括亚、非、欧、美等各大洲代表性的文化类型和国家）作品，形成一种中外对比的效果。本书覆盖了浩瀚的时空和多样的艺术样式，展现了人类艺术史之丰富多彩、辉煌灿烂，并提示我们：“一时代有一时代之艺术”，“一地域有一地域之艺术”。



《我住长江尾》
段志强 著
中华书局2026年8月第一版

2021年冬，复旦大学历史学者段志强从上海市区搬到崇明岛，教书之余，种树种菜。在本书中，作者记下了五年来在田地上经营谋划、耕耘收获的种种，也写及与岛上乡邻的交往互动，穿插着信手拈来的古代农书和诗文典故……作者下笔轻松随意，趣味十足，幽默处令人莞尔，而其藏不住的博学，看待世事的通透，尤令人过目难忘。“农业诞生一万年，我耕作的土地成陆五百年，我搬来崇明岛五年，一年一年，也都是这样，有变有不变，我以慢应万变。”难得的是这份从容。

（王正鸿 整理）

一江蓝阅

那些支撑身心的场景

□ 江蓝

喜欢特殊的地理场景，是因为人生有时需要特殊的仪式。过日子当然怕惊涛骇浪，但流年过于宁静，毕竟冲不走淹不没一些块垒。须借外力。须置身异境。须前所未有的体感。我选桥。在桥心站定，凝神目送逝水。太专注或许会眩晕，会失去桥失去自己失去与世界的关系，但逆水袭来的风最终会把我，交还给自己。

——故园风雨前《奇怪的小癖好》

看了这段话，甚是喜欢，总有人能把你想说但说不明白的话说清楚。流年似水，怕惊涛骇浪，也怕一潭死水，那些岁月中的波纹皱褶，要把那些块垒暗涌消化到无影无形，确实需要一些地方安放，需要一个特殊场景消散。仿佛这些描述的是适应症，“对症下药”下的是特殊地理场景——桥，后面的是一份特殊场景“使用说明书”：置身站定桥上，凝神目送逝水，不能分心也无须太专注。不良反应：太专注或许会眩晕，会失去桥失去自己失去与世界的关系。药引是“逆水袭来的风”，最终把那个理性的自己交还给自己，算是痊愈。

看到这个可亲可爱的作者如此描述，我才恍悟，原来我也无数次这样治愈过自己，只是我的场景是有月亮的地方。特别喜欢看月亮，已经记不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也许是从一首诗开始的，或许是从哪首歌开启的，也许是有天它明晃晃地亮在我的窗前，也可能是它千变万化般从弯弯牙到白玉盘，甚至有天你发现在白天黑夜的不同时刻里，几乎都有它的身影，只要那些时候你抬了头，就能看见。为着这个发现，我感觉不孤单了很久。

我试着理一理，为何月亮是我的特殊场景，是如何成为我的小支撑。可能儿时读那句“举头望明月”的时候，就特别喜欢了，“明月”两个字，读着就觉得皎洁，又清冷又干净。到青春期的那句“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彻底沦陷，感叹怎么可以写得那么唯美？到后来的“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和“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我”，明月于我已是无可替代。

有天看见一句话：世上有两样东西不可直视，一是太阳，二是人心。我当时脱口而出：至少月亮是可以直视的。当然我从未否认太阳的温暖和光芒，甚至觉得星星点点也很机灵可爱。再看到《八至》：至近至远东西，至深至浅清溪。至高至明日月，至亲至疏夫妻。月亮用它身形的千变万化以及独有的清冷朦胧，把世界上所有太阳不方便讲的秘密都悄悄地说了个遍，要么暴晒在阳光下，要么掩埋在月光里。某一个似水流年里的瞬间，确实月色如洗。然后第二天的太阳又是崭新的。

联想到身边。她，是一个常常向大山深处走去的人，慷慷慨慨说“于是转身向大山走去”，爬山归来会说从山里抓了一把灵气回来了。无论是登高到顶的“一览众山小”，还是放眼望出去的“千里江山图”，再呼吸着草木山野或云雾之气，一切都会云淡风轻天清气朗。他，是我们公认的“车神”，差不多是“人车合一”的程度。后来发现，也许车就是他的“场景”，有天我忍不住问他，能不能说说在车上的感受。他说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开着车是不安全的，特别是你难过、沮丧甚至伤心的时候，但是当你在熟悉的车上，即使你们一起行驶在陌生的路上，也会忽然生出莫名的安全感。就像那句歌唱的一样，“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你要尽量保证安全，偶尔还有“炫技”的空间，还要时时拿出老司机的素养一路包容，走着走着某句歌词恰好应景或者精准地唱中你，而无论你出发时车头朝哪个方向，最后都会是回家的方向，就觉得人生只剩释然。

这些场景不尽相同，却又惊人相似。都置身异处，都是可欣赏可遐想可思考的场景，都遵纪守法也不违情理，但又或多或少都有点危险。也许正因着这点危险，所以你才需要专注，才能从那些不明就里中抽身，而脚下逝水、月圆月缺、山里山外或是车来车往，只要你有心，都是修心场。记住所有，忘记所有，珍惜所有，接纳所有。

阅享生活

走进诗歌小院

□ 吴自睿

那是一个寻常得几乎要被遗忘的黄昏，我走进了祥云诗歌小院。

在此之前，我无数次路过那大门敞开的小院，门楣上“诗刊祥云诗歌小院”几个字不张扬，像怕惊扰了谁的梦。我是烟叶复烤厂的一名普通职工，每天和湿度温度打交道，手指间永远残留烟草烘干后的焦香。生活像一条设定好的流水线，上班下班吃饭睡觉，周而复始。我不觉得苦，但也说不上快乐。

直到那个黄昏，厂里加班检修设备，我提前下了班，忽然不想回到那间只有床和电视的出租屋。鬼使神差地，我推开了那扇门。

小院不大，却处处精致得像一首内涵丰沛的诗。三棵树各有各的朝向与脾气：一棵银杏、一棵红豆杉并肩向南，像两个朝向阳光的友人；另一棵紫玉兰独自向东。树下花草与一方小池相映成趣。池里有鱼，郁老师说，那是诗人李元胜来祥云时钓起的几尾。从一楼到四楼，书是这院子的灵魂。《诗刊》专柜、诺奖与鲁奖专柜、满满当当的签名本收藏专柜。那些扉页上的名字都曾坐在这院子的某把椅子上，喝过茶，念过诗。

但祥云诗歌小院最大的特色，是读诗会。不是正襟危坐的学术研讨，就是读。一个人读一群人听，或者轮流读。读海子，读北岛，读祥云本地农民写的句子。读哭了可以哭，读笑了可以笑——没有人在意。在意的是，那些字句从喉咙里走出来、在空气里站住的那一刻，我们忽然觉得，自己并不孤独。

那天下午，我在木凳上坐下，随手拿起一本翻开的书——聂鲁达的《似水年华》。“当华美的叶片落尽，生命的脉络才历历可见。”那行字像是等了我二十多年。我的眼泪涌了上来，没有人看我，没有人问我怎么了。两只猫跳到我膝头继续午觉，阳光从银杏叶的缝隙漏下，碎金般洒在诗页上。那一刻我忽然觉得，这个下午，这行诗，这两只猫，这棵银杏，替我原谅了生活里所有的粗粝和疲惫。

从那以后，我成了小院的常客。我不再“读书”——这个词太正式了——我是去“遇”书，像遇一个人，遇一个黄昏，遇一个自己都不曾认识的自己。

最难忘的是一个雨夜。祥云的雨季，雨来得急下得绵。我下了夜班，衣角被淋湿，本打算回家，却看见小院的灯还亮着。橘黄色的光透过雨幕，像一枚温热的琥珀。推门进去，郁老师和朋友麦子还坐在书柜前，一杯茶一卷书。我坐下，麦子给我倒了热茶，偶尔念两句诗。雨声打在紫玉兰叶上、红豆杉枝头、鱼池水面，与念诗声交织——那是我此生听过最安宁的交响。临走时，麦子递给我一本薄薄的小册子，是祥云本地诗人的自印诗集：“看完了留给下一个想看的人。”

如今，我不再觉得生活是一条流水线，它是一本摊开的书，每一个黄昏都可能是新的段落。小院的三棵树还在长。李元胜钓起的鱼还在池子里游着。而我每次走进那个小院，都觉得是走进了一个更宽阔的自己。

祥云诗歌小院的灯，还亮着。